

# 金石之交—— 從故宮藏印談譚延闓與黎承禮的情誼

■ 王廷君

譚延闓（1880-1930）為民國初年重要政治家、書法家（圖1）。民國七十一年（1982）譚延闓的哲嗣譚伯羽（1900-1982）與譚季甫（1909-1981）兩位先生將譚氏家藏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，其中包含179方譚延闓的印章。<sup>1</sup>這些印章多為譚延闓的自用印，且由篆刻名家如齊白石（1864-1957）、李尹桑（1882-1945）、馮康侯（1901-1983）等人所治，其中有十方印出自湘潭印人黎承禮（1868-1929）之手。譚、黎兩人交往甚深，然而這些印章鮮見討論。本文欲藉《譚延闓日記》，結合譚氏家藏中黎承禮所刻的印章，勾勒譚延闓與黎承禮之間的往來情誼，並討論黎承禮的印藝。<sup>2</sup>

## 譚延闓與黎承禮的生平

譚延闓，幼名寶璐，字組庵，或作祖庵、組安、祖安、非庵，別號無畏，齋號切齋，湖南茶陵人，出生於仕宦之家。其父譚鍾麟（1822-1905），為晚清著名官員，曾任陝甘總督、兩廣總督等職。譚延闓為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進士，曾任翰林院編修；宣統元年（1909）任湖南咨議局議長。辛亥革命後，曾任湖南都督、第二任國民政府主席與第一任行政院院長等職。<sup>3</sup>譚延闓書法師宗顏真卿（709-785），畢生大量臨習《麻姑仙壇記》，酷愛清代劉墉（1720-1804）、錢澐（1740-1795）、何紹基（1799-1873）、翁同龢（1830-1904）等顏體名家，而譚氏家藏即以四人書作為大宗。

在故宮所藏譚延闓的印章中，有十方由黎承禮所治。而黎承禮是何許人也？黎承禮，字薇蓀，號鯨庵、鯨士、鳧衣等，湖南湘潭縣人，出生於名門望族。其父黎培敬（1826-1882）為

咸豐十年（1860）進士，官至貴州巡撫，謚文肅。而黎承禮為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進士，曾任四川崇寧縣令；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辭官歸里。宣統二年（1910），任湖南高等學堂監



圖1 譚延闓像 取自 Powell, M. C. *Who's Who in China*. Shanghai: The China Weekly Review, 1925, 702.

督（今湖南大學前身），並於嶽麓山下築別墅——聽葉庵，閒暇時邀名士共舉詩文酒會。辛亥革命後，再不復出。民國六年（1917）因南北軍閥混戰，舉家遷至長沙南城青山祠。黎承禮歸隱後，大量創作詩文與治印自娛，其詩文收入《補讀書摭詩文稿》八冊。<sup>4</sup>

在人際交往上，黎承禮與篆刻大家齊白石結識於光緒中葉，並在齊白石的篆刻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，供其印譜臨習研究。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黎氏在四川任官時，特意將西泠八家中丁敬（1695-1765）、黃易（1744-1802）的印譜寄給兒子黎澤泰（1898-1978），囑咐其將印譜轉交給齊白石，讓齊氏得以對丁、黃刀法途軌可循。至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時，齊白石在黎承禮家見趙之謙（1829-1884）《二金蝶堂印譜》，並向其借書臨摹，開拓印風。<sup>5</sup>黎承禮對齊白石篆刻的助益，讓他在晚年回憶起時仍感念於心。

### 譚延闓與黎承禮的交往情誼

譚延闓、黎承禮兩家為世交與姻親，往來始於祖父輩。譚延闓小黎承禮十二歲，從《譚延闓日記》中可見彼此長年書信往來，情意甚篤，而譚氏在日記中以行輩「黎六」稱呼黎承禮。據日記所載，民國四年（1915），黎承禮在譚延闓被免去湖南都督職位而流亡上海期間，曾前往拜訪他，並借住其家一個多月。兩人時常出外交遊，並和友人詠詩論書，共憶舊事。譚延闓不時看黎承禮治印，甚至曾為其修一小印，然自覺刀法稚嫩。兩人也曾一同觀看印譜，讓譚氏不禁感嘆自己往時賞印眼力不濟。<sup>6</sup>

民國五年（1916）八月，譚延闓再度返回湖南任都督一職，同年年底譚、黎二人相會，並感嘆彼此一年不見，遂如隔世。然而，此後



圖2 民國6年 黎澤泰「非齋」「無畏手書」雙文壽山石印與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195

譚延闓因政務、軍旅生涯於各地奔波，彼此難有見面機會，但仍維持魚雁往返。兩人之間聯繫有時是為分享詩文創作，有時則是各種請託。如譚延闓曾請託黎承禮為女兒們刻印，又或是黎承禮曾向譚延闓借住其長沙舊居瓶齋。<sup>7</sup>直到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兩人在南京才再度相會，同時這也是兩人生平最後一次見面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十一月黎承禮逝世，此後至隔年十月譚延闓逝世前，譚延闓在日記中仍不時提及黎承禮，如黎承禮之子黎澤泰等人在父親逝世半年後拜訪譚延闓，一論及老友，譚氏不禁悲從中來，情難能已，可見失去老友的悲痛。<sup>8</sup>

在譚、黎二人未見面的十年間，黎承禮曾向譚延闓分享兒子黎澤泰的印藝。《譚延闓日記》民國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寫道：「得黎六書，且寄其仲子為吾所作印，亦有父風，可喜也。」<sup>9</sup>所指應是收到黎澤泰所刻的印章。黎澤泰克紹箕裘，傳承家學，與父親同為湘潭篆刻名家。<sup>10</sup>然黎澤泰為黎承禮第三子，日記中或為譚延闓誤記其序齒。目前故宮藏有九方黎澤泰所刻之印，



## 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印看黎承禮的印藝

黎承禮書宗米芾（1051-1107），印上追秦漢，並師法西泠八家的丁敬與黃易，承襲浙派傳統，以切刀法為主，印風整飭靜穆。黎承禮雖作為湘潭篆刻名家，但現得見其所刻之印與印拓數量稀少。他曾為譚延闓、譚澤闓兩兄弟治印數方，過去在其他出版品中得見、較為人熟知的印，如譚澤闓「天隨閣讀碑記」、「天隨閣書畫記」與「天隨閣所得銘心絕品」（圖5）等，其中「天隨閣讀碑記」作於宣統三年（1911），是目前確知時代較晚的印。上述三方印邊欄較寬，布局規整，整體風格承襲浙派法度，清新秀麗。<sup>14</sup>



圖5 清末民初 黎承禮 「天隨閣讀碑記」、「天隨閣書畫記」與「天隨閣所得銘心絕品」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取自王家葵，《近代印壇點將錄》，頁46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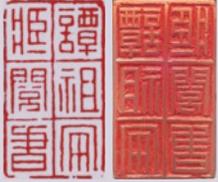
相形之下，故宮所藏黎承禮刻的印章則較少受到關注。這些印共有十方（表一），<sup>15</sup>除了一方印未紀年，其餘九方皆作於黎氏二、三十多歲時，是認識黎承禮早年印風的重要材料。最早的一方印「平安書札」「黎薇孫手校本」

表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黎承禮所刻印章

作者整理製表

	品名	文物統一編號 / 尺寸	邊款	年代	圖片（非原印尺寸）
1	「平安書札」 「黎薇孫手校本」雙文壽山石印	贈玉 000120 長 2.0，寬 2.0 公分	1.「手校印。乙未冬在湘刻完白山人法也。補記。」 2.「余寓都門。于文雪吟同年齋中。假得冬卉先生繆篆分類。仿漢法作封家書印。丙申秋。鱷齋。」	1. 乙未，光緒二十一年，1895 2. 丙申，光緒二十二年，1896	
2	「玉連環」凍石印	贈玉 000126 長 3.1，寬 1.9 公分	「組安三弟屬刊家仲舊贈石。辛丑清明。鱷公。」	辛丑，光緒二十七年，1901	
3	「澄懷」壽山石印	贈玉 000064 長 2.7，寬 1.2 公分	「辛丑十月為組安兄弟三人作。鯨士仿丁居士法于長沙。」	辛丑，光緒二十七年，1901	

續表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黎承禮所刻印章

	品名	文物統一編號 / 尺寸	邊款	年代	圖片 (非原印尺寸)
4	「譚祖安藏閱書」 青田石印	贈玉 000115 長 2.8，寬 1.6 公分	「祖安屬。辛丑。 鯨老。」	辛丑，光緒二十七年，1901	
5	「祖安經眼」 青田石印	贈玉 000133 長 1.6，寬 1.6 公分	「仿漢鑄。為組安作。 辛丑。鯨士。」	辛丑，光緒二十七年，1901	
6	「安復」 青田石印	贈玉 000155 長 2.6，寬 1.3 公分	「仿韓仁銘碑蓋意。辛丑 為祖安作。鯨老人筆。」	辛丑，光緒二十七年，1901	
7	「組安手鈔」 壽山石印	贈玉 000106 長 1.7，寬 1.6 公分	「壬寅。鯨士。」	壬寅，光緒二十八年，1902	
8	「組安書記」 青田石印	贈玉 000118 長 1.9，寬 1.9 公分	「組安壬寅印。鯨士。」	壬寅，光緒二十八年，1902	
9	「組安所得」 青田石印	贈玉 000135 長 1.9，寬 1.8 公分	「壬寅印。組安用。 鯨士。」	壬寅，光緒二十八年，1902	
10	「祖安」 青田石印	贈玉 000125 長 1.0，寬 1.0 公分	「祖安屬仿元印。 鯨公。」	未紀年	

資料來源：印拓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譚伯羽譚季甫昆仲捐贈文物目錄》；內容整理自《國立故宮博物院·典藏資料檢索》：<https://www.npm.gov.tw/Collection-Intro.aspx?sno=01000022&l=1>，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。

雙文壽山石印（圖 6）為雙面印，從印文來看，此印原是黎承禮自用印，後不知何故成為譚氏家藏。印身四面刻滿兩則邊款，內容明確記載刻印時地，以及印風來源。一邊款：「手校印。

乙未冬在湘刻完白山人法也。補記。」是為印文「黎薇孫手校本」所作。該印為朱文印，作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乙未，1895）冬日的湖南，當時黎承禮二十七歲，前一年剛中進士。此印



圖6 清 光緒 21 至 22 年 黎承禮 「平安書札」「黎薇孫手校本」雙文壽山石印與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120



圖7 《繆篆分韻》與「平安書札」印拓之「平」、「安」二字對照。取自桂馥，《繆篆分韻》，臺北：黎明文化，1985，〈平聲第一〉，頁30；〈平聲第二〉，頁15。

不同於黎氏主要承襲的浙派風格，而是仿效皖派元祖鄧石如（1743-1805），以書入印，篆法緊湊，線條轉折處按原本篆書圓勢，並維持原本小篆字形修長的態勢，而中間下方的「手」字筆畫少，讓周圍留白，與其他字形形成疏密對比。另一邊款：「余寓都門。于文雪吟同年齋中。假得冬卉先生繆篆分韻。仿漢法作封家書印。丙申秋。鱣盒。」是為印文「平安書札」所作。此印為朱文印，作於光緒二十二年（丙申，1896），是黎承禮寓居北京時，向友人文浚（號雪吟，湖南醴陵人）借得清代文字學家桂馥（1726-1805）《繆篆分韻》一書，並仿效其中收錄的漢代印文所作。此印中間施以十字界格，承襲秦、漢印傳統，印文規整，線條細勁，邊欄寬綽，每字與界格間保留空間大小近乎一致。其中「平安」二字在《繆篆分韻》有跡可尋，「平」字結合書中收錄「段平」與「東門平」的平字而成；而「安」字則是與書中收錄「陳安載」的安字相同（圖7）。

另外八方有紀年的印章製作時間集中在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（1901-1902）間，正是

黎承禮辭官歸里後一、二年間所治，當時譚延闓僅二十多歲，尚未中進士。《譚延闓日記》中缺乏這兩年間的紀錄，但在民國四年黎承禮在上海借住譚延闓家時，譚延闓曾於日記寫到：「看黎六刻印，恍惚辛丑、壬寅間事，不勝振



圖8 清 光緒 27 年 黎承禮 「相安經眼」青田石印與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133



圖9 清 光緒27年 黎承禮「澄懷」壽山石印與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064



圖10 漢 韓仁銘碑 明拓本 篆額局部「漢循」與「安復」青田石印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拓 000342、贈玉 000155



圖11 清末民初 黎承禮「祖安」壽山石印與印拓（非原印尺寸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玉 000125

觸。」<sup>16</sup> 透過觀看黎氏刻印，不禁觸動他在光緒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間彼此相處的回憶，似乎暗示在早年兩人相處過程中治印扮演重要的橋樑，並藉此喚起他十多年前的往事舊憶。這些印的邊款多寫「組安屬」、「為組安作」等字，印文風格多元。如「譚祖安藏閱書」青田石印、「祖安經眼」青田石印（圖8）、「組安手鈔」壽山石印與「組安所得」青田石印，皆仿漢印，並採用界格框限，朱、白文兼有。如「澄懷」壽山石印（圖9），則學丁敬仿漢代私印風格，白文印，線條細瘦，端頭多露鋒芒，筆畫方折，「澄」字上端直逼印邊。而「安復」青田石印，從其邊款得知是仿〈韓仁銘碑〉篆書碑額，觀其印文，如「復」字應是有參考〈韓仁銘碑〉「循」字的造形和線條布排，然整體風格則是學自丁敬的方角朱文印風（圖10）。而無紀年的「組安」青田石章（圖11），從邊款可知是譚延闓囑咐黎承禮仿元印風格，為元朱文一路，細

線圓轉，「組」字左半邊略低，以避免二字上端平齊，保留些許空白。綜觀而論，黎承禮早年印風主要呈現浙派面貌，然不時嘗試各種風格，以求變化。

### 小結

《譚延闓日記》詳細記錄譚延闓與黎承禮交往之間的細節，從中顯示在兩人相處過程中，篆刻是彼此連結的重要橋梁。譚延闓透過觀黎承禮治印之舉，進而喚起對往昔相處的點滴，而故宮所藏黎承禮為譚延闓刻的印章即是兩人往日情誼留下的見證。不僅如此，黎家與譚延闓在篆刻方面的互動，甚至延續到下一輩的黎澤泰。黎承禮作為一介清末退隱官員，其善篆刻之名，因與譚延闓聯繫而流傳下來。同時，故宮藏印展現黎承禮早年治印的路徑與面貌，以拓展大家對其篆刻的認識。

註釋：

1. 譚氏家藏由譚延闓的五弟譚澤闓（1889-1947）購藏的法書與漢唐碑帖，以及譚延闓的詩集、讀書札記與印章等組成。關於譚氏家族收藏詳細內容，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譚伯羽譚季甫昆仲捐贈文物目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0）。
2. 《譚延闓日記》記載 1895 年到 1930 年之間譚延闓的日常生活與所見所聞，然其中 1896～1903 年、1905～1907 年、1909～1910 年、1912 年不存。現可見《譚延闓日記》資料來源有二，一為 2019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共 20 冊的紙本書籍，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《近代春秋 TIS 系統》收錄的電子掃描檔與釋文。
3. 譚延闓生平參見譚伯羽，《譚組庵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，1979）。
4. 黎承禮生平參見王啓初，《記清末民初湘潭篆刻家黎承禮先生》，收入《書法》雜誌編輯部編，《方寸天地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142-145（原載於《書法》，1984 年 4 期）；馬國權，《近代印人傳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43-46。
5. 齊白石，《白石老人自述》（臺北：臉譜文化，2001），頁 85、102。黎氏一族中，黎丹、黎培鑾、黎承福（黎承禮之弟）與黎澤泰皆與齊白石交往密切，且皆善金石篆刻。齊白石早年曾由黎承福牽線，為譚延闓兄弟治印，然遭人譏言，使譚氏兄弟磨去齊白石所刻印文；多年後譚氏兄弟眼力增進，再請齊白石重刻多方印鑑。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數方齊白石的重製印。此事相關始末參見游國慶，〈姓名人識鑿成絲——從故宮譚氏捐贈展側記齊白石的畫印與交誼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08 期（2000.2），頁 30-43。
6. 《譚延闓日記》，1915 年 11 月 6 日，頁 313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《近代春秋 TIS 系統》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3CB6261D-4C66-4CF9-86BD-FF82353537F3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；1915 年 11 月 12 日，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FD7C3DCF-6B96-4478-8131-56C06F931114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，而黎承禮借住譚延闓上海寓所時間為 1915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2 日。
7. 《譚延闓日記》，1917 年 7 月 31 日，頁 211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《近代春秋 TIS 系統》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ABAA5C2E-A790-4013-8253-9D363A59B276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；1922 年 4 月 20 日，頁 123，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9F2AC7BA-E5E7-426C-95AF-334D304131CF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。
8. 《譚延闓日記》，1930 年 6 月 22 日，頁 174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《近代春秋 TIS 系統》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98FBEB06-5980-4FDD-AF2F-3332E79F7B4F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。
9. 《譚延闓日記》，1917 年，3 月 21 日，頁 79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《近代春秋 TIS 系統》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B11F6974-33E7-43F4-A4C9-FB6E0BD81B53&searchStr=%E9%BB%8E%E5%85%AD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。
10. 黎澤泰，字爾毅，初號戩園，後改戩齋，別號戩元居士、東池主者等，深受父親熏陶，除金石篆刻外，亦精詩文翰墨。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，黎澤泰創立「東池印社」，並主編《東池社刊》，為當時唯一的篆刻刊物。其晚年所作鈐印收入《鈐華未落庵印存》、《戩齋自製印拓存》等印譜。黎澤泰生平參見思年，〈湘中一士二藝兼長——介紹黎澤泰的篆刻書法〉，收入《書法》雜誌編輯部編，《方寸天地》，頁 223-225（原載於《書法》，1989 年 3 期）；馬國權，《近代印人傳》，頁 310-312。
11. 「非龔」「无畏手書」雙文壽山石印（贈玉 000195）邊款：「搗叔此派有快劍斫蒲葦之勢。近人齊借山亦喜仿之。丁巳（民國六年，1917）二月。戩士并志。」「延闓私鉢」壽山石印（贈玉 000202）邊款：「丁巳仲春。澤泰。」「左厂老人」壽山石印（贈玉 000204）邊款：「丁巳二月望後。戩士。」
12. 〈戩園篆刻潤格〉，《大公報（長沙版）》（長沙：湖南圖書館攝製微卷，1987），25 卷，1920 年 10 月 30 日，二版。
13. 「非翁所藏」壽山石印（贈玉 000071），該印邊款有二。一為「丁卯八月（嘉慶十二年，1807）。次閣趙之琛作于竹影盒燈下。」二為「畏丈囑刻印極多記在丁巳山居時。荏苒十年。奉謁於漢上。出示此石。欣然奏刀。請以此微退也。丁卯（民國十六年，1927）三月二十日。戩園黎澤泰并記。」
14. 黎承禮為譚澤闓所作印章最早見於王啓初《記清末民初湘潭篆刻家黎承禮先生》一文，印章藏地不詳，然其中「曾藏茶陵譚氏天隨閣中」與「瓶齋三十以後文字記」兩印實非出自黎承禮之手，而是齊白石。王家葵在《近代印壇點將錄》中，從王啓初原本行文判斷兩印是由齊白石所治，推測或因出版社排版有誤所致。而後馬國權《近代印人傳》中亦將兩印誤為黎承禮所作。見於王家葵，《近代印壇點將錄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466-467。
15. 譚氏家藏中另有四方印從邊款判斷，原為黎承禮所刻，但後由齊白石重治，分別為：1. 「譚延闓印」壽山石印（贈玉 000058）2. 「无畏」壽山石印（贈玉 000059）3. 「延闓」田黃石印（贈玉 000060）4. 「慈衛室印」田黃石印（贈玉 000062）。
16. 《譚延闓日記》，1915 年 11 月 4 日，頁 311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《近代春秋 TIS 系統》<https://mhdb.mh.sinica.edu.tw/diary/browse.php?book=dHlr&listNo=B9B6D258-0622-40BE-8D8F-6B63C6F8526E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5 月 4 日）。